

这一类的故事，历代都有。汉景帝刘启在做太子时，一怒打死吴王之子刘贤，削藩事起，吴王反叛成为必然，让无数人头落地。武则天对李姓诸王的剿杀，明宣宗虐杀皇叔，明英宗、明景帝之间的互相提防，令人唏嘘。雍正皇帝对皇兄皇弟的冷酷，同治皇帝继位之初，慈禧对肃顺、端华等人的镇压，说来让人胆寒……

ISBN 978-7-5060-6359-3



9 787506 063593 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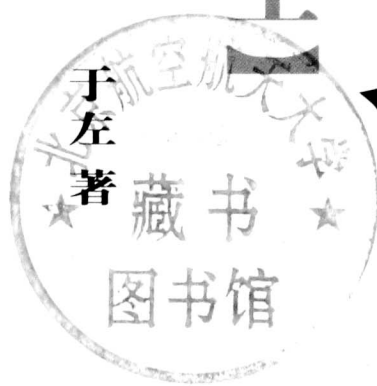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28.00元

013068249

1247.5
3586

皇帝的家事儿

之
「该死的亲王」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邵永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皇帝的家事儿》之《该死的亲王》/于左著.

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13.9

(皇帝的家事儿系列)

ISBN 978-7-5060-6359-3

I. ①该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3973号

《皇帝的家事儿》之《该死的亲王》

HUANGDI DE JIASHIER ZHI GAISI DE QINWANG

于左 著

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)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8

字数:175千字 印数:0,001-5,000册

ISBN 978-7-5060-6359-3 定价:28.00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目 录

汉景帝：王的愤怒 / 1

削藩 / 2

逼迫与诱惑 / 8

出师未捷 / 15

晋惠帝：八种死法 / 23

司马亮、司马玮 / 24

司马伦、司马冏、司马乂 / 30

司马颖、司马颙、司马越 / 37

宋孝武帝：斩尽杀绝 / 45

皇叔和表叔 / 46

亲兄弟 / 52

还是亲兄弟 / 60

齐明帝：预防性屠杀 / 67

案上鱼肉 / 68

食龙“鸟” / 76

头上三尺有青天 / 82

北魏宣武帝：皇叔的下落 / 89

可怜咸阳王 / 90

风云与古同 / 97

大器晚“死” / 104

武则天：冷血 / 111

削枝剪叶 / 112

粉 碎 / 119

杀无可杀 / 126

明宣宗：该死的亲王 / 131

更有后人把滑 / 132

魂归逍遥城 / 139

斩草除根 / 147

明景帝：兄弟君臣 / 151

激 变 / 152

易 储 / 158

“夺门之变” / 164

明武宗：休闲式平叛 / 171

西北之变 / 172

异 志 / 178

威武大将军 / 184

清太宗：幽禁 / 191

誓 约 / 192

四大贝勒 / 198

猝死之后 / 205

雍正帝：弑兄屠弟 / 213

三哥的用心很不好 / 214

“阿其那”和“塞思黑” / 222

胞 弟 / 228

同治帝：远支近支 / 233

荣辱之变 / 234

仇恨从哪里开始 / 242

叔嫂同盟 / 249

汉景帝： 王的愤怒



在中央政权足够强大的时候，各地的藩王基本能做到安分守己。一旦他们的权力、利益受到侵害，或者一旦君主暗弱、朝政紊乱，一些藩王就会蠢蠢欲动，成为反噬的虎狼，贻害无穷。

当汉景帝意识到这些弊端，试图削减诸侯权力的时候，七国立刻造反。各路叛军当中，吴国的兵力最强。吴王刘濞向自己的臣民发出一份征兵令，内容别具风格，很有意思：“我今年六十二岁，我自己充当统军的将领。我的小儿子也做了军中的士卒，他今年只有十四岁。所以，吴国境内比我年轻、比我小儿子年长的男儿，都要准备当兵。”

——题记

削

藩



晁错像

汉文帝时期，吴王的儿子、吴国太子到长安拜见皇帝，留在长安消遣。这位公子哥名叫刘贤，在南方长大，从小生活在锦绣堆里，是王位的继承人，娇生惯养，说一不二。刘贤身边的老师和长辈都是楚地出身，楚地民风强悍，他们的言行自然也是粗暴硬朗，刘贤平时受他们影响，行事的风格可以想见，这给刘贤招来了杀身之祸。

有一天，刘贤与皇太子刘启一起喝酒，一边下棋赌博。因为盘面上的一点纷争，两个人争吵起来。刚刚喝过酒，两位的火气又都很盛，刘贤摆出平时的霸道做派，态度狂妄嚣张，嘴里不干不净，忘记了眼前这一位的身份。

皇太子刘启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，当然不吃这一套，他顺手抄起面前的棋盘，狠狠砸向刘贤。古代的一些棋盘是用石头做的，有财力的人甚至用大块的玉石磨制棋盘，质地非常坚硬，刘启用的力气也大，棋盘砸到刘贤的头上，竟然当场把他

活活打死。

皇太子杀死一位王子，闯的祸不能算小，汉文帝会骂他、打他，但不至于严厉惩罚刘启，毕竟，皇太子和王世子的分量不同，而且刘贤对皇太子不恭不敬，本身就是一种罪过，就应该受惩罚。

然后，汉文帝让刘贤身边的人把刘贤的尸体运回吴国去。吴王刘濞看到自己的儿子、自己的继承人，活蹦乱跳地去长安拜见皇帝，最终却成了一具僵硬的死尸，放在车上给人拉了回来，当然又痛又恨，怒火中烧。刘濞没有发作，只是对送回刘贤尸体的人说：“天下刘姓都是一家人，刘贤既然死在了长安，直接葬在长安就行了，何必一路颠簸地运回来？”

这番话，刘濞一定是咬着牙说的，他对皇太子不满——刘贤千不对、万不对，到底没有犯下必死之罪，你怎么像捻死一只臭虫一样把他杀掉？

刘濞对汉文帝更不满——大家都是刘家的子孙，你的皇太子是人，是宝贝，我的王世子就不是人、不是宝贝？皇太子随便把他杀死，你这个做父皇的既不惩罚皇太子，对我又没有像一个像样的交待，这样合适吗？

刘濞拒绝接收刘贤的死尸，让那些人把刘贤重新运回长安去，他要让皇帝明白他的不满，让汉文帝去处理。刘贤的随从们够倒霉的，拉着刘贤肿胀发臭的尸体走了几千里路回到吴国，现在又要再拉着他原路返回去，最终把刘贤埋葬在了长安。

吴王刘濞的心里满是怨恨，无从发作，就称自己病了，不再去长安朝见汉文帝。汉文帝派人核验，知道吴王没有生病，是对儿子刘贤的死耿耿于怀。汉文帝不想惯他这个毛病，以后

吴国的使者再到长安，都被扣压下来。刘濞有点沉不住气，开始准备谋反。

后来还是汉文帝首先妥协，把吴国的使者全部放回来，还赐给刘濞一根手杖，说是体谅他年老，可以不进京朝拜。刘濞这才感觉安心，双方的紧张关系稍稍缓解。

吴王刘濞是汉高帝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。刘仲最早被封为代王，因为失职而被废为合阳侯。所以，刘濞的王位不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，他最早被刘邦封为沛侯，封地在刘邦的故乡一带。

汉代立国之初，刘邦封自己的堂兄刘贾为荆王，辖地在淮东一带。黥布反叛，刘贾战死。刘贾没有儿子，他留下的淮东属地和黥布留下的淮南一带都成为无主之地。而东南会稽一带自古民风剽悍，刘邦希望选择一个得力、可靠的人物出任吴王，可以独当一面，作为东南方向的屏障。当然最好是派自己的亲儿子，但一来刘邦的儿子太少，再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年纪太小，难以胜任。

想来想去，刘邦最后决定让亲侄子刘濞出任吴王。当初淮南王黥布反叛时，二十岁的刘濞跟随刘邦征讨，表现还不错。这项任命正式宣布后，吴王的印信也交给了刘濞，刘邦把刘濞找来，当面仔细打量这位侄子，突然后悔自己选错了人。

刘邦对刘濞说：“我才发现，你面带反相。”

一句话差一点把刘濞吓死，不明白皇帝为什么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，但又不敢问。刘邦把刘濞叫到身边，抚着他的后背说：“五十年之后，东南之地会有叛乱之事发生，不会是你主使的吧？你千万要记住，天下刘姓都是一家人，你无论如何不要谋反！”

刘邦是不是懂得相术，或者能够预知未来，不得而知。他对刘濞的一番言论，更像是预先对这个侄子的一种警诫，一番忠告。刘邦对刘濞很不放心，但实在又找不到更好的人选，刘濞毕竟是自己的侄子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还是封他做了吴王。

吴王的封地一共有五十多城，在诸侯王中仅次于齐王。而且他治内的豫章郡物产丰富，最可观的一点是当地的山中富藏铜矿。铜是铸造钱币的材料，挖铜就相当于挖钱。于是吴王刘濞招募大量民工，在豫章郡开矿，采铜铸钱。

吴国地处东南，有很长的海岸线，海水可以晒盐，是内地必须的生活物资。这是铜矿之外的另一大财库，而且操作简单，资源取之不竭。

吴地可以卖盐，又能铸钱，经济实力十分强大，吴王刘濞不必向百姓们征收赋税，就能满足自己的需要。各地的百姓纷纷跑到吴国来居住，对这些外来的人口，吴王总是隐匿不报。几十年间，吴国的人口激增，百姓对吴王也很拥戴，这一切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。

后元七年（前157）六月，汉文帝病死在未央宫，八天之后，皇太子刘启即位，就是汉景帝。因为儿子刘贤的缘故，吴王刘濞对刘启一直心怀怨恨，而且，刘启即位不久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，就是削藩，直接威胁到刘濞的利益。

最早提出削藩的人是晁错。晁错是颍川人，性格“峭直刻深”，是一个生硬狠毒、缺少柔性的人。汉景帝刘启做皇太子的时候，晁错做过太子家令，与刘启的关系很好。削藩是他一贯的政治主张，汉文帝活着的时候晁错就几次提出过，汉文帝考虑再三，不忍下手。

汉景帝继位，晁错做了御史大夫，相当于副丞相，政治地位很高。这时候晁错正式向汉景帝提出了削藩，他说，齐王封地一共有七十二城，楚王封地四十城，吴王封地五十城，齐、楚、吴三家就占了大汉的半壁河山，收取大量赋税。而齐王、楚王、吴王几个人，要么是庶出，要么只是同宗的兄弟子侄。最典型的就是现任的吴王刘濞，他只是汉高帝刘邦的侄子，凭什么享有富庶的吴国？另一位楚王刘戊，只是刘邦的弟弟刘交的孙子，与汉景帝的关系更疏远。

晁错又特别提到，当初吴王刘濞因为儿子的缘故，心存怨恨，依法该杀，汉文帝宽恕了他，他却不思悔改，铸钱煮盐，聚集亡命之徒，加紧反叛的准备。然后晁错说出很有名的一句话：“今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，其反亟，祸小；不削之，其反迟，祸大。”

晁错的意思是：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，削藩，他们会造反，不削藩，他们迟早也会造反。说白了，就是长痛不如短痛，诸侯造反迟早都要发生，趁诸侯们还不具备与中央抗衡的实力，越早动手，付出的整体代价就越小。

汉景帝拿不定主意，征求公卿和列侯的意见。兹事重大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引发动乱，众人不敢贸然表态。只有大臣窦婴站出来表示反对，晁错因此与窦婴生出矛盾。

还有一个人明确对晁错表达了反对意见，而且是用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。此人是晁错的父亲，听到晁错主张削藩，老人家立刻从老家颍川赶到京城，责问儿子为什么要搞削藩：“当今皇帝刚刚登基，你就帮助他搞这一套，弄得人家骨肉疏远、怨声不断，你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晁错解释说：“不这样搞，天子没有尊严，刘氏的宗庙不会安定。”

晁错的父亲说：“你这样搞，刘氏的宗庙是安定了，我们晁氏家族可是祸在眼前了。现在我要和先生告别。”

那以后，父亲服下毒药自尽，临终遗言说：“我不忍心看到祸事降临。”

晁错父亲考虑的不是削藩对不对，而是这个建议可能给晁错和自己一家人带来什么样的恶果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晁错的父亲有先见之明。

汉景帝三年（前154）正月甲子日，吴王刘濞、胶西王刘卬、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遂、济南王刘辟光、菑川王刘贤、胶东王刘雄渠一齐举兵反叛，七国之乱从此开始。此时晁错的父亲自杀才十几天。

七国之乱的首领就是吴王刘濞，他在广陵最先起兵，率领吴军渡过淮河，向西进军，与楚王的军队会合。当初刘邦担心五十年之后刘濞会造反，对他提出一番忠告，可惜刘濞没有牢记在心，至此，刘邦的预言不幸言中。

汉景帝宣布大赦天下，派太尉周亚夫率兵讨伐，同时要在皇亲当中找一个可靠的人，协助太尉周亚夫出征。窦婴是皇太后的侄子，汉景帝的表兄弟，有能力，汉景帝想重用他。此前窦婴因为皇太子的事，得罪了窦太后，所以借口自己身体不好，不想出面。

汉景帝急了，“如今国家形势危急，你怎么可以谦让？”

于是窦婴不再退缩，汉景帝任命他为大将军，和周亚夫一起出征。

逼迫与诱惑



汉代帛画

刘邦在秦末混战中脱颖而出，建立汉朝，当然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。当初，秦始皇认为诸侯王的势力过于强大，会削弱中央政权的统治，于是一改传统的做法，设立郡县，取代诸侯王国。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皇权独大，枝叶微弱，除了一个皇太子，其他的皇家子弟“贱如匹夫”。于是秦朝“内无社稷之臣，外缺藩维之助”，整个国家机器过于集中和孤立，只要外部的力量摧毁了权力中枢，皇皇一个大秦帝国立刻瓦解，延续两世而亡。

如果秦始皇当初能广树藩辅，分封自己的子弟，秦王朝抗冲击的能力会大大增强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刘邦建国之后，恢复古制，大封同姓子弟为王。刘邦自己的儿子少，只有八个，大汉的地域又是如此辽阔，所以刘邦的侄子们也得到了很好的

机会。

不幸的是，刘邦的做法矫枉过正，赋予诸侯王国太大的权力。汉代最初的分封制度做得比较彻底，按照刘邦的设计，每个诸侯国的体制就是一个小型的国家。各个王府里设有太傅，辅佐诸侯王。有内史，负责管理百姓。有丞相，负责管理百官。下面依次还有御史大夫、廷尉、宗正等。而且这些官员的任命由诸侯王自己做主，基本上算是一个独立的王国，许多隐患因此而生。

在中央政权足够强大的时候，各地的藩王基本能做到安分守己。一旦他们的权力、利益受到侵害，或者一旦君主暗弱、朝政紊乱，一些藩王就会蠢蠢欲动，成为反噬的虎狼，贻害无穷。

当汉景帝意识到这些弊端，试图削减诸侯权力的时候，七国立刻造反。各路叛军当中，吴国的兵力最强。

反叛开始时，吴王刘濞向自己的臣民发出一份征兵令，内容别具风格，很有意思：“我今年六十二岁，我自己充当统军的将领。我的小儿子也做了军中的士卒，他今年只有十四岁。所以，吴国境内比我年轻、比我小儿子年长的男儿，都要准备当兵。”

刘濞和小儿子做表率，做标尺，征募十四岁以上、六十二岁以下的男子当兵。这个年龄范围相当大，中间有将近五十年的差距，所以，单单吴国一国就动员了二十多万人。这个数目是不是吴国合格男儿的总数，无从知晓。可以确定的一点是，这一次刘濞是倾尽吴国之力，因为事关生死。与吴国相邻的闽、东越两地也派了军队，跟随吴王反叛。

在此之前，刘濞与各个诸侯国联络，组织起一个反对削藩的同盟，他分别写信给胶西王、胶东王、菑川王、济南王、赵王、楚王、淮南王、衡山王等人，信写得挺长，第一条是说明自己起兵的原因。刘濞把矛头直指晁错，指责他削夺诸王的土地，迫害刘氏后代，危害刘氏的江山社稷。当今皇帝不能省察危机，重用奸臣，因此他才倡义举兵，诛除奸贼。

其次，刘濞仔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与各方的实力，如果各地响应，同时外连南越和北方的胡人，可以形成东、南、北三个方面的强大压力，胜利可期。

第三是诱惑，刘濞开列出具体的悬赏标准，比如谁能斩杀或者活捉一位汉军的大将，赏金五千斤，封万户侯。斩杀与活捉一位将军，赏金三千斤，封五千户侯，依此类推。如果汉军的将领或者官员能带领军队和地方投诚，根据军队的人数和地方百姓的数量，赏赐同样丰厚。

最后刘濞宣称，他可以支配的金钱数量巨大，诸侯王日夜取之不尽，他向大家保证，自己不会开出空头支票。看起来，这是很有煽动性的一份反叛宣言。

吴王反叛，最坚定的盟友是楚王刘戊，其次是赵王刘遂。刘戊是刘邦的弟弟刘交的孙子。楚都在彭城，治下一共有三十六县，规模不小，也很富庶。

第一代楚王刘交小时候有三位同学，分别是穆生、白生和申公。成为楚王之后，刘交对三位老朋友一直恭恭敬敬。刘戊做太子的时候，申公是他的老师，但刘戊讨厌学习，也讨厌申公。等他做了楚王，对三个人的态度比前辈冷淡了许多。

穆生很识趣，心生退意，认为刘戊不像一个有道之人，不

可久待。白生和申公的看法不太一样，都劝说穆生豁达一些，穆生很固执，坚决离开了楚王刘戊。

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去世，在守孝期间，楚王刘戊奸淫了宫女。晁错以此为缘由，劝说汉景帝果断出手，削夺了楚王名下的东海郡和薛郡。楚王刘戊非常不满意，开始参与吴王刘濞的谋划。

申公和白生劝他，刘戊非但不听，还对二人施用了腐刑，又让他们穿上赭色的囚衣，到闹市里做苦力。申公受此大辱，离开楚王，回到鲁地，谢绝宾客，终生不肯出门见人。

收到朝廷削郡的正式文书，楚国相张尚、太傅赵夷吾出面劝说，刘戊毫不迟疑地杀死二人。

赵国原本是刘邦的爱子刘如意的封地。汉惠帝即位之初，淮阳王刘友改封为赵王。刘友娶了几个吕氏的女儿为王妃。因为争宠失败，吕家的这些女儿一起跑到吕太后那里告状。吕太后大怒，把刘友召到长安，幽禁起来，最后活活饿死。

到了汉文帝时代，立刘友的儿子刘遂为赵王。刘遂做了二十多年的太平王爷，到了汉景帝时，削去赵国的常山郡。封地少了一大块，意味着手里的钱粮减少了许多，刘遂当然不满意。吴王、楚王起兵反叛，赵遂起兵积极响应，在赵国的西部集结国内的军队，等待吴、楚军队北上会合。同时派人与匈奴联络，争取强大的外援，为进军长安做准备。

相比之下，其他诸侯国的表现就不够坚决，情况也比较复杂。胶西、胶东、菑川、济南几个王国都是由齐国分出来的，当初，刘邦封刘肥为齐王，刘肥是刘邦的大儿子，却是庶子，齐国在诸侯国之中算是面积最大的一个，凡是说齐语的地方全

部划归齐国，一共七十多城，物产也比较富饶。刘邦又派曹参给刘肥做相国，同时封曹参为平阳侯，食邑一万六百三十户，所以齐国的势力很强大。

当初刘肥差一点被吕后毒死，只好拿出一个城阳郡献给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，认她为母后，吕后才饶过刘肥。汉文帝时，把齐国一分为六，由刘肥的六个儿子分别为王，他们是：齐王刘将闾、济北王刘志、菑川王刘贤、胶东王刘雄渠、胶西王刘卬、济南王刘辟光。

在几位国王当中，胶西王比较勇武，讲义气，喜欢用兵打仗，附近的王国对他一直颇为忌惮。另外，刘卬因为卖官，被削夺了六个县，刘濞就从胶西王入手，派出中大夫应高去劝说胶西王。

应高对胶西王谈起当前的局势，说：“当今皇上，任用奸臣，听信谗言，随便改变祖宗的法律，削夺诸侯的封地。封地削夺干净之后，接下去恐怕就要灭国了。吴王和胶西王都是有影响的亲王，一直都惶惶不安。吴王身体不好，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进京朝拜，时刻担心皇上怀疑自己不忠。吴王遇到的烦恼和忧虑，大王您应该也有吧。”

胶西王说：“是啊，那么，先生有什么想法？”

应高说：“眼下吴王与大王面临同样的忧虑，希望大王能顺应时势，冒死为天下铲除隐患。”

胶西王吓得不轻：“我怎么能做这种事？皇上纵有一点不对，我也应该誓死效忠。”

应高说：“现在晁错蛊惑皇上，削夺诸侯的封地，不听大家的忠告，朝廷上下一片怨声，各地诸侯都有背叛之意。一